

文藝創作叢書

往來在六塘河上

王士菁著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目 錄

民兵英雄余四海.....	(1)
歡樂沒有邊.....	(17)
一個母親的貢獻.....	(20)
土地回家.....	(25)
廣場上.....	(29)
她是誰.....	(36)
喜事.....	(43)
解放區裏美事多.....	(50)
戰鬥的生活.....	(52)
早晨.....	(54)
信念.....	(56)
往來在六塘河上.....	(57)

民兵英雄余四海

『捉蔣匪軍，不是爲了出名，
而是爲了把革命工作做好，
爲了要把民兵帶起來！』

——余四海

外穿灰色粗布長袍，
項下露出軍衣翻領，
頭戴暗藍色氈帽，
腰間繫條棗色毛巾；
在他的黝黑的臉上，
兩隻眼睛閃着光彩。
那個結實的中年男子漢，
嘿！就是民兵英雄余四海！

去年的年底，
蔣匪軍佔去了漣水城。
漣水城一被佔了去，
那裏人民可受苦情！
終日裏姦淫燒殺，
就像日本鬼子『和平軍』。
蔣匪軍真是不要臉，
穿着美國裝，
扛着美國槍，
不知什麼叫羞恥，
大搖大擺走在公路上。
得意忘了形，
耀武揚威擺威風。
嘿！氣壞了民兵和余四海！

蔣匪幫瞎了眼，
沒看見共產黨！
他就要吃大虧，
碰在硬釘子上！

黨號召着：
組織起來，

就地堅持，
參加聯防隊，
殺敵保家鄉！
人民力量，
無比堅強！
人民力量，
大顯威風！
嘿！站出了民兵和余四海！

今年年初五，
蔣匪的隊伍，
第六十七師，
出了漣水城；
一路上，
車呀，馬呀，砲呀，……
拖拖拉拉亂紛紛，
沿着公路向西走，
穿過跨河區，
經過陳師庵，
過到晌午才過完。

蔣匪軍不斷向西去，

一隊一隊不留停，
老百姓，眼睛紅，
牙齒咬得格錚錚，
捏緊拳頭抓緊槍，
一心要拔去眼中釘！

民兵和余四海，
蹲在路溝(註一)裏望，
一面望，
一面想：
要爲人民來立功。
多繳槍，捉散匪，
哎嘿！
立功的機會，
就在眼面前。

就在眼面前，
就在那大路上，
就在這大隊後面，
這一天，
剩下三個蔣匪軍。

雞毛當令箭，
膽大包了天。
三個當中有一個，
他是蔣匪軍官長，
他要搶匹毛驥騎，
他溜上了喬高莊。
小毛驥被他搶來了，
騎在驥上晃呀晃，
嘿！喜壞了民兵和余四海！

余四海，
真歡喜，
像隻老鷹捉小雞，
一翅飛到郭橋底；
飛到郭橋底，
就把步槍藏在長袍裏。

騎驥的蔣匪軍，
他走過來了，
搖搖晃晃像喝醉了酒；
另外的那兩個，
跟在驥屁股後，

嘴裏哼着二黃調，
一面哼一面向前走。

走呀走，
走進了老虎口，
離橋只有十來步，
十來步，近得很，
面對面，跑不了，
嘿！出現了民兵和余四海！

余四海，
臂膀只一擡，
橋西民兵跳出來。
騎驢的蔣匪軍，
嚇得目瞪口呆，
慌慌張張舉手要敬禮，
骨碌！從驢上跌下來。
三個蔣匪軍軟了腿，
牙齒打戰格另另(註二)，
眼睛只是向上翻，
乖乖地把武器放下來。

蔣匪軍放下武器來，
老百姓都擁上來，
路邊上，
田野裏，
人擠人，
人碰人，
水泄都不通，
瞧瞧這些『大帽子』(註三)，
看他們可有什麼花樣經？

余四海真開心，
領着三個俘虜兵，
一面想一面樂，
走向前面小陳莊，
一面走一面講，
他把俘虜政策講給俘虜聽。

剛剛走了不幾步，
沒有半袋煙。
土電話(註四)，像閃電，
三個孩子來報信：
在張大莊後面，

又發現蔣匪軍。

無線電，真靈驗，
一轉臉，
張大莊後面，
兩個蔣匪軍真出現。
三個俘虜兵，
請求走上前，
遠遠打招呼，
叫他們快繳械。
他們還有些遲疑，
嘿！來了民兵和余四海！

民兵和余四海，
片刻不留停，
說到就到，
說來就來，
槍口烏洞洞，
齊對蔣匪軍。
『不許動，
動，就打死你！
要想活，

就快繳械！」

蔣匪軍嚇得戰兢兢，
湯姆槍乖乖遞過來。

剛剛走了沒幾步，
沒有半袋煙。
他們正要回張莊，
東邊又來了一大趟。
俘虜們心有數，
他們自己先開腔：
『不要打槍，
還是我們去。
活命最要緊，
那個是癡種，
那個還願意
給蔣介石賣命。』
民兵和余四海，
伏在溝裏望，
不到一刻鐘，
十幾個蔣匪軍，
低頭走過來，
一點不神氣，

完全伏了降，
戳穿的紙老虎，
就像小綿羊。

勝利消息像陣風，
立刻傳遍陳師庵。
人民力量顯神通，
蔣匪軍不再那麼兇。
蔣匪軍紙老虎被戳穿，
它再不能嚇唬人，
沒有什麼鬼八卦，
玩不出什麼花樣經。
事事怕開頭，
開了頭就好辦。
捉匪軍，
並不難，
難在開頭第一關，
難在開頭第一槍。
摸到了
敵人的勁當，
就不怕
敵人的猖狂。

老百姓心歡喜，
見了面，笑嘻嘻，
大家都知道了：
蔣匪軍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要怕他，
他就是老虎，
你不怕他，
他就是小雞。
捉蔣匪軍
就像捉小雞，
捉了小雞，
還不許牠叫噠噠噠。
余四海民兵隊，
個個精神旺，
人人心歡喜，
膽子越磨鍊越大，
本領越磨鍊越強。
第三天，
他們走上陳師庵街。

靜靜的陳師庵街，

來了民兵們，
來了余四海，
人人心歡喜，
個個笑顏開，
說說笑笑走上前，
迎接自己親人來。

民兵和余四海，
來到了陳師庵街，
來到街上無別事，
一來問候問候親友，
二來打聽打聽消息，
三來看看可有蔣匪軍，
如有，
就把他們捉起來。

土電話，真是靈，
老奶奶，來報信。
她說：飯店裏
坐着三個蔣匪軍。

三個蔣匪軍，

坐在高家飯店裏，
喝得醉醺醺，
他們正把那搶來的
羣衆過年的酒和肉，
塞到嘴巴裏，
還沒嚥下肚，
嘿！進來了民兵和余四海！

一個蔣匪軍，
嚇得倒栽葱，
跌到桌子底，
四腳朝着天。
剩下那兩個，
縮在牆角上，
像是發寒熱，
渾身只打戰。
民兵們，
走上前，
一不慌，
二不忙，
三個鰱魚一串子穿。

急慌忙，
像奔喪，
蔣匪軍趕路向流陽，
過流陽，
到潼陽，
隴海路上牛馬莊，
蔣匪軍天天不斷向西去，
一股一股地經過陳師庵。
余四海，
民兵隊，
喜又喜，
忙又忙，
白天，
黑夜，
守在路溝裏，
兩眼盯住望。
蔣匪軍大隊他不打，
小股蔣匪軍他不放，
尾巴(註五)一定要割下來，
捉住人，
繳下槍，
『大帽子』變成了俘虜兵。

就在新年裏，
不到半個月，
余四海民兵隊，
捉了四十七個蔣匪軍。

『捉蔣匪軍，不是爲了出名，
而是爲了把革命工作做好，
爲了要把民兵帶起來。』

余四海的話，
說得很明白，
他這樣說，
就這樣行。
響應着黨的號召，
執行了俘虜政策，
依靠着廣大羣衆，
余四海就這樣，
捉住了俘虜，
帶起了民兵。

一九四七年四月，陳水。

(註一)路溝——是淮海區在對敵鬥爭中，改變地形之一種辦法。